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雜文

題跋五

書韓退之淮西碑後　　徂徠先生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筭以授裴度度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四時不下度竟大誅以任李愬愬克生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恭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顏也重胤也然無為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居何下而曰發蹤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也著於碑

僾度功誰曰不賓也初度執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于丞相則取蔡之謀已洛於數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討是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算已運於堂上矣及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衄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約而成非惟幾惟深與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書韓退之傳後　　[illegible]江先生

有聞於張子者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且
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
益惰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
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
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
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
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泯然无所見於世矣然每
斥而名益彰愈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
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恠昔
若先王之爲賞罰榮辱所以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
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
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
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
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行政其昏戮辟亂无所取衷制好惡

可否於一邑之私智而濟之以敲欺之蘇何怪夫所沮者人衆所進者少恥敗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乎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灘而後怒号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投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惟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林和靖詩　豫章先生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疏影横斜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幽芳亭　豫章先生

士之才德盖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盖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盖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盖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雪霜

受霜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性。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榦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鉏，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同前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鄉生以三奇石隨高下躰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屏後屏風。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為祖云。三石色紺青，敝孔貫穿，擊之鏗鏗然，衡而視之，嶔崟雲雨之上，若峯巒見處

然疑於九十九吾老筆之疑於五六也竭而不給以求賞其書見其支離說於牖用也共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為翰墨緣不泯者象父守書數十萬錢自續函首載其上石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題李白詩草後　同前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稟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須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同前

予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

章耶故于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李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同前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同前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廢與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二可以為法戒而所託者其不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為州政優民和乃龍石故刻而謀書於奇古者以屬弟秉程善小篆適六書之意

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鳴馳於紫陽而潮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字至而尤失蒙固面牆之書曾文定公發揮曾子之文章求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若希價於咸陽而推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畫則盡勤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許於能者吾為字古而深者謂不為單見淺聞者若世子觀柳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柳侯名某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為左朝請郎

書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同前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懷素學草書夢想成筆畫三十年无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書歐陽子傳後　同前

高安劉義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楊子雲

之後又考其行事為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輿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於春秋筆端也有史氏風氣在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書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於採先君子之凡例者是矣非則十國之事雖成筆法所寄自當焉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蠻貊雖遠遠邇必至焉

書舊本韓文後　六一居士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无學者吾家又貧无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无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

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
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
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
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
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
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
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
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
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
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
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
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
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
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

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書李翱集　六一居士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凡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言詹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詩藁後　六一居士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

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鼖鼓鐘磬絃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

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
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国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
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
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
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
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
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
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
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
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
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
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
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
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

知也余今得聶倫之遺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柳子厚牛賦後　　　　東坡先生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賛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唐歐陽詹集　　　　南豐先生

韓愈作歐陽生哀辭其序曰讀其書知其於仁孝最隆也余

觀其出門懷歸等詩思曰愈之所稱豈謂此耶又觀其御器銘
籌驛詩等則悲生之志焉至棧道銘觀其鑄金象蚩尤之論至於
祥論觀其反從風諭則又知生之尤魁怪於文而其材果奇也
最後觀其明誠論卒曰知之者與之知之者知之知生於此其
自負其說三四觀之而其說皆不出於舊學卒無已見者不知
生於此何其自大也則又思余舅氏吳君嘗論生之所謂尹
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
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氏者爲非是明誠之非爲長生爲卿
非尹喜公孫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較然舅氏之論無疑矣
此於生爲一失於舅氏非其意所極也與生材高下如何故不
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從事於明誠可謂知所守矣用不溺而
趨於爲長生爲卿爲子房之譎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則其材亦
誠泉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見其施之於行事而其論與
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補於生與後世者獨余知之而世不得盡

知世故書於其集之末以見其意焉晁氏臨川人諱迥字明遠死時年三十四

書吳道子畫後　　東坡先生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郭崇韜卷後　　宛丘先生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而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其庸懦甚闇者雖有不然者然其為

慮也實難不慮後之深計之不工然禍與日釁之所起往往自
夫至深至工是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用智者爲繕多
而拙矣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
者賢乎耶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策滅梁
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妨人議已而莊宗之賢爲不足賴也
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
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貴大之恩而莊宗日以盛滿
內聽婦人之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
也使崇韜爲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動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
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
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田諫議錫碑陰　　司馬溫公

某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求治方
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

策知想見其為人嘗於夢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
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為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
文稾及其墓銘相示且命某為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
公所為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
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　鳴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万言能
有過於此乎某於范公無能為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
果何如人哉某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為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
欲使常世人論譔其祖禰之德藏壙中之銘道考之碑必使
二人為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爲君子物大賢之言既
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顧審思之脫
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書王奧所藏　太宗御書後　　東坡先生

日行于天委照万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成為慶雲為甘露為丹砂為
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

溢于箋束墨楮之上弄翰圜扇之中散於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獨得之爲多子孫世守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且載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寇萊公題詩後　　西山先生

右寇忠愍萊公以咸平四年題此詩于閬州新井縣慈光寺公昔爲歸州巴東縣其一時所賦詩世尚傳之所謂巴東集是也新井縣當山谷窮絕之地慈光寺尤僻陋不知公以何事至此也嗚呼孔子念管仲之功且以不左衽爲幸公之有德於天下後世可勝言哉雖然澶淵之計既果偉矣在公功業中特一事耳若夫存社稷之心合天人之謀未及施用而小人乘之中以奇禍至一斥以死博晚生每接長老之言未嘗不流涕也況得公遺迹於百年之後孰不欲拜而仰之哉普慈李洛官于閬得摸刻于石命博爲之記不敢有辭云

書寇萊公巴東秋風亭詩後　　西山先生

石寇忠愍萊公爲歸州巴東縣時所作秋風亭記謹按太宗皇帝以太平興國四年下太原盡有劉氏四十一縣之地五年取天下所進士百二十一人官之以蘇公易簡爲首是年第二十五人得寇公焉同升之士曰李公沆宋公湜向公敏中王公旦文武之道於斯爲盛記謂平晉三祀蓋太平興國六年當公之初仕歟後百六十年傅被詔朝行在所過巴東求公遺跡而縣經火無一存者所謂秋風亭亦廢矣獨得公此記於邑人婁夫去欲按碧言以見於世亟矣公之所立有出乎文章之外者孰得而窺之哉通守李君廷昌賢而喜事將即亭之故基祠公而刻公之記於石傅因得叙其興廢本末以慰夫邑之遺民之子孫思公者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司馬溫公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其別繕其書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刀之急佗貨財盡弃此書不可失也

每公私必聞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馹遽往不暇赍以俱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男子祭親負其書逃於洛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書在乎祭對曰在乃撫然无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亦不与但錄姚崇宋璟論以与之況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三年祭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其子伯父平生之志盡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没二十餘年家道甚艱大懼是書之遂散逸不傳于人故錄以授之其昔聞公有是書因願見而未之得得之甚喜有子之賢我兼金不如願无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焯焯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書韓魏公黄州詩後　東坡先生

黄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

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之於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表議然後為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韓忠獻公與司馬文正公書後

西山先生

治平中丞相忠獻韓公建言籍陝右之民三丁者畢其一曰義勇由山谷窮絕之所无脫者一方為之騷動蓋得二十万人各賜錢二千曰買弓箭云民兵无紀律不可用妄為縣官之費中外无敢言者司馬文正公時為諫官論其不便公諫疏見忠獻於政事堂忠獻曰兵貴先聲後實虜聞驟益西兵二十万豈不震懼文正曰兵之用先聲為无其實時雖欺之可以少日情得則不能復用今雖益兵二十方其實不可用虜尋亦知无懼矣忠獻不能答復曰諫官見慶曆年間中募民初刺手背為鄉兵後刺面為正兵恐復尒耶今敕榜與民約永不充兵戍邊矣文正曰朝廷失信天下不一敕榜非但民未敢信其亦未信也忠獻曰吾在此何憂言之不信文正曰非但某未敢信公亦安能自信耶忠獻怒曰諫官先相輕文正曰公可保長居此坐乎一

日何人代公因公已成之兵饋糧守邊惟其用耳忠獻又不能
否然竟不為正也至元豐間王荊公大变国朝舊章立新法於
天下文正議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以学士知永興軍繼為留司
御史退居于洛忠獻鎮太原亦極論新法之害民若荊公命其
屬遣語疏駁峯本頒天下屏之又中以飛語忠献遂請相州
以歸故其書稱文正大忠大議充塞天地也博三復感嘆不以
一時議論可否為得失如二公者可謂賢矣

書六一居士傳後　東坡先生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无
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指世俗之所争而拾其所弃者也烏
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
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
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
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

喪之則悲余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范蜀公傳後　　元城先生

熙寧中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勞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待對於崇政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侯宣召相遇於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袖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信好合邪喜人佞己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

受其弊矣温公又論之曰與公爲忘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迹以傷公遽或別有意疏薄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審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温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稍有傳其疏者往往偶語切議疑其太過未幾開中書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教其誅剝之實辦邪近目異議不能回帝聽從官力爭不可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昔之懷疑者始媿仰歎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玆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雖孔子乃能識之雖子夏之賢有所不知也况不肖自小官以至登從班其行事彙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

咸想聞其風采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献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事業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於視聽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献可有焉温公既辭樞密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献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余所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温公之傳而後明献可之先見亦成於公乎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故献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温公親聞其說歎賢者之正論遠識遂將淪没无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詔樂善之君子云

書司馬温公客白

横浦先生

紹興丙子閏月二十九日某以省疾乞罷永嘉歸故里在括蒼司馬倅手攜曾大父温公在政府日賓客白示某且求題其後某整冠肅容頓首再拜而讀之曰嗚呼其盛已哉卷乎其似

春也肅乎其若秋也仁義中和之氣君子長者之道可得之於一席間矣其雖不獲登公之堂拜公之像凛凛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敢不敬乎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九十五

雜文

題跋六

書孚叟文後　陳了翁

坤之六二不習無不利其習也久矣中庸之聖人不勉而中其勉也久矣非書習者之不書而隨者之不勉也鄉侯久有讀書之室名曰勉齋曰思曰學皆習也先聖之道不勉則不至也夫中者陰陽之毋往來之塗毋毋爲生與塗爲行是故中道而立則東西南北皆得其中以南至北則南者自中而指北爲偏矣項蚩天下之絕工也其造開寶浮圖或譏其偏頂對之曰地多西北風未可以遽議也百工之事論偏中之理者如此者士可以不知此乎知此而勉之無適而非中也德久高材孩識可以受大樂有賢父尚論先覺有尊主敬賢之心爲書孚叟文三篇納于勉齋求以爲好

書司馬文正元祐初在相位時與諸姪書後

西山先生

文正公自與王荆公論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其名聲震於耳孩之人矣元祐二聖既倚以為相更張天下事不容復有所忌也時荆公尚無恙故曰始終以新法為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天下或且責公不敢怨也或謂公元豐舊臣類小人異日以父子之義間之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是事吏之不疑嗚呼公之勇於孟軻不如也此書憂懼若朝夕不能自保蓋所以訓子姪者

書司馬文正公與李御史書後

西山先生

右司馬文正公與李御史書三紙一紙公休大諫代作御史名定字泉真天資之深默若不能言且師於道德者皆歸嚮之故洛之君子許以得頤氏子之學雖吾大父康節亦以為過從

歐陽文忠公稱其文似孟子洛之君子猶不從曰似顏子也故
禮部薦名居天下第一尚不以為重云熙寧初起為監察御史
裏行論王丞相亂新法舊章大不敬上之不主其言免官去時文
正先以疏王丞相罪斥樞近為留司御史故其書曰其患得古
之益者洛之君子愈自信其實御史不誣矣始王丞相亂朝廷
御史之言行則海島之民不能亂矣天下也洛之君子後死者尚
及悲之御史孤胄孫樞獨深念曰前人能出群以儒盛德大雅
之士以免尚嘉君師友之盟從吾伯氏於夜郎山谷中伯氏
晚彼夾自不喜出俗書間遇凡占辭作戲記樞必跪坐求其法
筆正書圖封傳封之皆當其意伯氏時為一咲雖子之事伯氏
尚愧之樞奔走時舉先世衣冠圖書聚錄於今舊收文正此書
復以歸之樞留洛不振甚於任氏西華諸子子非劉孝標亦撫
之流弟屢突矣尚出御史事於左方以示未知樞為中州故家者
紹興十六年四月戊申司封郎樞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東坡先生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强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黄子思詩集後　東坡先生

子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

今詩人盡廢然觀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墳龍記後

尚書黃公裳

仙靈絕境與龍盤事奠崇在焉必傳于後世遂采摭中奇字會成語文兼遺廢舊快剜鑿石字體之異或旅壯遺權如感義

丈夫或端誨整容與坡翁禮文人或骨勝而清勁如修竹寒志士或因多而成寶如有福公子或擅歡傾而有之文質相為進退俛仰自得平其間如有道者若夫以有道者與之則不足以志士公子之流名之則未正形貌之中毋俗人情狀與奪之間輙留人意則吾有取焉歟子書學既成辨小大長短不同然各自有態度而相去殊者識學目而下如對面而撫之形見吾文乃為吸龍之時東林之地鴈門之法師延平之大士而後會貫焉固有分耶

書范忠獻論役法書後　西山先生

元祐初司馬文正公復差役法蘇轍少師范忠宣皆有異議文正悵然謂劉器之曰二君子救於好名者也紹聖初禍起鉤黨少師謫守州其諸子上言議役法不同狀得免時忠宣降永州或謂盍自言忠宣曰吾欲無愧以死耳卒不言

書東坡帖後　玉壺臺先生

觀東坡二帖皆游戲仙釋語乃知此翁胸中鄙周孔爲佛爲老隨用自在若白樂天不作達求仙猶爲釋迦所縛也

書東坡黃門帖後　　玉臺先生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伊尹性峻峻則少通東坡公伯仲一世龍門士獲從之游幾半天下及紹聖之變始察一節以從公游者蓋亦無幾其孫子表仁崎嶇萬里冒瘴癘之毒見二公於嶺表觀其所贈書帖則不問可知其人眉山王賞書

書東坡寓言書後　　玉臺先生

伏讀此書喟然而嘆至于流涕當時使神宗皇帝一悟斯言黜王安石而罷新法則後世無紹述之說以君持上下無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人心不搖天命不易中國強盛四夷畏服豈有今日失國喪地遷都之禍乎哀哉哀哉

書東坡韓文公廟碑後　　茵第先生

崇寧四年三月俊民自成都來謁雲巖寓居明月湖方將訪先生

遺跡而新御書蘇文者以詆謗論購賞予乃更移文所至掃滅唯恐不及明月湖字亦被折去後民遁至寮令以石刻沉之水中因取其舊所藏韓文公潮碑刻完補之後二十年再遊凌雲當出而觀焉

書郭得之河朔十詩後　　王壽先生

元祐中太師潞公以郭公得之十詩薦於左相呂公呂公復以薦於右相劉公於是十詩遂傳而得之之名重於當世今之士大夫乃以當時當軸者不即見用為恨予觀前人成就後進為朝廷得人者必使之涵養器業譽望日隆而爵祿自至不若近世之士相期於勢利以進退為榮辱也世衰道微予恐前人之風遂以滅息故書其本末云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東坡先生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有子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

掃棠陰蹕畫像之詩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自放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邀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其來我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勞賚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參相吕公典鈞當錄見御寶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早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予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不知也雖然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余爲跋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所詩若干章之意寔始一日志也

書張横渠先生編年歷後　西山先生

横渠先生編年歷自黄帝至于本朝上下數千百載其書詳矣以傳大父康節所著皇極經世參之皇極經世已包周文王没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孟津又二年己卯伐商編年歷丁卯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受天命後九年[illegible]文王没又三年丁丑

武王伐商其所歷甲子至此始不同矣按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皇極經世書本於此編年歷斷以丁卯爲文王受命至乙亥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書序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也武成惟九年者自文王斷虞芮之訟至于沒九年也蓋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其一沒逆推九年以謂斷虞芮之訟而受天命非虞芮質成之義當紂在上一西方伯受天命而諸侯歸之非理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受命之詩後世追誦其功曰文者諡也則泰誓之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武成之九年者武王之九年也武王即位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商其說正矣編年歷書受文王斷訟受命以伐商之年通文武而言者漢儒孔安國之說非周之史官詩人之說也非撰原先生之說也司馬遷作周本紀出於歷亦云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斷虞芮之訟後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皆漢儒之論固然歟孔子贊文王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自王而謂之服事殷伐殷者而謂之柔順孔子贊武王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之未受命也孔子漢儒之論寔在去取哉自司馬遷書之亦删有年矣獨梁肅能辨之至廬陵歐陽公始著泰誓論而懸諸日月矣編年歷起於黃帝之癸未皇極經世起於唐堯之甲辰起於癸未若以後漢志黃帝造歷元起辛卯也黃帝尚矣孔子猶難言之司馬遷亦略而不書況皇劉昭何從而得此說耶堯歷以甲辰起則皇甫謐尚能言之皇極經世先天曆也删自於堯亦天也凡言者自堯以降足以論者矣何待遠出洪荒不可知之說爲賢哉此孔子之意也康節之意也

書柯興子師字說後　東坡先生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壞而不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

安寢其中辰將載之山中而下撓厥走不顧猶懼康焉今君子
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称未及既完其下矣若子以是名字之与
無以尋意於無窮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
答者可謂寓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陳瑩中書後　　西山先生

故諫議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嘗爲揚中立游定夫
出也大抵公與康節不相接㑹之先君因公之請嘗盡以遺書
之副歸焉於時國有巨盜據頭角未發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
後人無敢繼者盜之威自此盛卒至於亂天下世以公之明比
漢何武唐郭子儀宋朝呂獻可蘇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
出於康節之書則非也公既發始爲康節之學其英偉絕人之
資悉資於身故所得超詣見此書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先生
之門於先生行或未詳遂論其學固不能盡也明道伊川視
康節爲父友行康節好其人或致爲之志年故明道爲康節賦詩

日先生相與買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其恭如此横渠先生爲伊川有連於横渠諸父比也横渠每見康節尚拜床下傳猶記玉母夫人語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去盡康節嘗與謝聘時伊川尚少未爲世所知也傳在兒童時見伊川後爲伊川族弟頤遊頤知好大學伊川於其眷中獨與之論易嘗從頤得書跡一通伊川逝世四爲易學者倡取王輔嗣胡先生王荊公之說讀之無餘蘊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大旨可槩見爲其學者遂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卦語之則駭矣康節平居尚以語人傳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時妄人出雅書數十百條託爲伊川之說意欲前無古人是以重吾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横渠者皆議以爲未至但以康節爲數學是亦妄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於此歟大諫公各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恕許敦同爲忠義兩家子弟切嘗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於後世敢并爲辨之所與九說伊川之說以

議吾家文字君子孫可勿辨傳爲史官失誣公中子正同爲尚書郎甚賢而賢尚以家世之故遇傳厚爲傳道公平生之言詳甚又出公此書俾傳誦者其下傳不自不知大父之文若其淵源不可誣者亦嘗有聞矣然傳之言有不敢盡書者尚賴先君遺訓云

書趙元輔耆英會圖後　　西山先生

元豐五年文公鎮洛陽始爲耆英會世或以諸公爲樂者非也當王荊公已變更國朝舊制富公致大政司馬公免樞近趣公不主職議罷西垣師覺退居里中名公卿從遊者其論無不同時富公上疏曰老臣仰屋竊嘆無所救覩司馬公預作遺表有懷忠不盡之意是可爲之流涕其愛君憂國之心則安敢忘余觀圖畫爲表出之

書游湯泉詩後　　黃致一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奉君之賦所謂匡廬安定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洛谷焉渝州之陳氏

山居也皆在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漱樵牧之所飲
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然坐明皇之累亦爲楊
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豈天爲
念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富塗
者所慁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
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避匿之嘆亦非泉
之所病也泉固宂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
而不擇所処者之戒年月日臨卭黄庭

書馮給事相議辭後　　觀堂老人

異時蜀士有名見者奏事畢因言和戎未便指范公爲要秉事感
上上曰此固劉李失安石言是固識之也須內侍取一篋書來
皆異時叛虜與虜報書見讀歸辭宮還大臣事甚悲上曰朕於是
焦心僅得之卿須不欲何也因歔欷泣下由此觀之和事人臣
宜甚負之不耶頭有延晏者渝乎之後有如此盟親得安否哉又

君子雖責且以憂之也是時紹興中馮公楫角羣議獨設四策曰脩德增備斷好待時蓋有見於並用國家兩安之說所謂得所宜者責又得所宜憂矣望之又有私憂竊以爲智及前以爲功眾人之常情若闕此言不數其事將有發實而任名者實之弊豈非世固俱過二人然維揭特恥國延廣歷天下而使二憤至覆石宗其過惟倍無其見而樂其功君子譏之他日唐恪主和誤於前何𣶒決戰敗於後殊轍而同覆也今公所言固自有指後日用事之介圖其實無識其名酌其宜無失其機可以無過舉哉

書蜀郡掾治道記後　　巽巖先生

蜀郡掾治道記今在滎經之西三千里是尔谷縣虞閒建武中元二年所刻也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凡千九十有三年蓋光武時蜀抵邛筰徼外途實繇此今已蕪廢弗治野人因推蘇見之始傳墨本漢隸未有若此奇古者也

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夏四月改爲中元無建武字文按祭
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說與志各紀失之
矣宋鄭公聳輯紀年通譜記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
帝紀傳寫脫誤蓋官書最繁經校讎學者失於精審但建武或竟復
有建武二字輒妄以意刪去故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
以帝紀爲正久而弗悟乃并列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愼
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爲鄭公謂俱出范氏殆非矣獨東漢
傳載倭奴國奉貢朝賀亦稱建武中元元年則俱出范氏也及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顧從帝紀止稱中元盡袁
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无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
記早出其眞僞立見則鄭公必不并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袁范
之誤矣溫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頗有遺
恨歟陽永叔留意集古謂可正史傳闕謬亦不信夫惜此記又
不使永叔見也春二月既望吳嵩子貞子書

書閩川名士傳後　　內翰洪公

右閩川名士傳三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黄璞所著也璞僖昭間人自號霧居子好著書多傳於時然其文爽澀弱陋無大躰又出晚唐諸人下獨是書紀閩士詳甚其平生無聞不能自列於史官者賴以不泯實有功於閩閻傳之宜喜著錄者凡五十有四起中宗神龍訖昭之大順歷歲二百而上春官第者才四十而三不足以當國朝盛時一歲士文治興衰相萬如此韓文公曰閩人舉進士繇歐陽詹始吏因之今考是書其前蓋有薛令之林藻以登科記驗之信然韓公偶不致詳耶抑以詹同年生尊之也書藏于人不廣多脫誤頃守以大清樓秘閣本是正之然後可讀又有傳後雜录四百言益猥釀且於傳無益則弃弗取他有未避者姑存之須書本云紹興乙巳八月刻于長樂郡學舍

書李太白碑陰記　　黄致一

李太白狂士也而背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容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万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

年月日臨邛黄定

雜文

題跋七

讀孟嘗君傳　臨川先生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賈誼傳　南豐先生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浩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者是豈拾其别自卑而不能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万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

源來而不雜則吾猶以御其真植吾天本以資其華其高足以凌
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
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志多而發深慮遠之激抒有觸
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怨不忍
之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无入而不宜矣使
子在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學今天下之意作之訓辭
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盡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
窮其所志則自以為嘗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
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
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
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
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欲陳天下之事毅然
无所回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強之不
合故斥去不得尚聞朝廷之事以舒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

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辞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烏虖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哉雖不吾知誰患耶

讀魏鄭公傳　南豐先生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矣以

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尚可見矣。今當時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爲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

揚其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其君之是非而必其過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奏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藏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乃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持其告万世也嘗以誠信待臣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讀李翺集　六一居士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六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去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尤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讀李白文　戲學士君倚

夫音不可闕年華落味不可闕鈔羞百昌聖人之言不可闕

歌詠諷誦余少小讀聖人書覺意倦則息息則臥臥已復讀如是者自不已然後乃能知聖人用心聖人之教深怡日忘不卧且於藏書中得太白集伏而讀之恍然如聽金石柷敔而繼之以笙竽琴瑟也夫人日享太牢而厭焉必求珍羞百品而嗜之非其輕太牢而重百品理所然也太白之於李聖道者其亦幾於是乎觀其卷初若遊別離蜀道難胡無人戰城南之比皆辭氣抑揚始悱駭而終契語雖放蕩逸僻如駃騠勇怒蛟龍奮很之可畏其不也必造乎理然後折而正之非抃雅性挺句括仁義者噂能若是惜哉使彼數百篇皆與此類則庶幾推道可復而後世无鄭衛之蠹焉昔夫子刪詩皆諷刺褒美温麗淵雅之兼備而又能被于管絃者存之其弗協是者去之故其三百五篇淳淳然如和氏璧之在世而人莫得指其瑕也烏乎太白之作不出於夫子之前夫子之刪不當乎太白之後吾安知太白之為李也

讀柳宗元傳

臨川先生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別於後世而今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讀柳宗元文

錢學士君倚

余讀柳宗元之文疑其與數人共爲之者見何淳駁正誕之不侔也其言無不以周孔爲宗實夫非類於淳然歟及乎語釋老則混混而不知避夫非類於駁然耶前人之言一有涉獵者必排之使歸吾聖人域而後已夫非類於正然耶及乎談天人列禍福則入於冥茫自然之說而弗繫於教化夫非類於誕然耶宗元一人耳而其言矛盾反異如是余故曰疑其與數人共爲之也余嘗讀唐史驗其行事亦與其言同蓋其亦欲高而不得其所以

高者乎雖然弗生於魯可使生於齊余恐聖人之時不復有聞
人者

讀柳子厚文　　跨鼇先生

子厚爲文善刻狀物理窮織情狀皆有所寓也海賈放於利而忘其身故招之溺者以利死故哀之不繩其身如曲几者斬窶惡不悛如蝜蝂者有世固不自貞故狀河間傳求亦世固狎物矜己以要安爲去禍故作臨江麋黔之驢永某氏鼠讀子厚文如臨師保訓詞章章可佩服其氣如大將申令毅然不可干子厚挺意豈苟然哉求爲大儒使吾骨已朽而千百年後恨不與柳子同時茲豈苟然者哉學觀子厚所爲無一當其言者擊子厚有杜黃裳鄭餘慶許孟容楊於陵友子厚有韓愈蕭俛李建從子厚遊者有吳武陵杜溫夫裳輩可依愈輩可植當其廢墊可扶支言擊之力黨惡之力扶之又力門下平章去子厚豈遠哉附執詛婪叔文不啻海賈與千錢之溺子厚友自招之自哀也曲几

蝮蛇子厚自道也李赤河間子厚自方矣耳臨江之麋狃於狀文者然也黔之驢以虛名之足恃也永某氏鼠眞永司馬耶何其詰之神且異也子厚文如此行如彼子厚其文也其人或曰焉可怨子曰非子厚之爲怨而誰爲

讀柳子厚文　定庵先生

柳宗元傳學能文亦聰明士也且於佛書稍通作曹溪南岳諸碑頗有理不可謂全無見識一自黨叔文傷挫遂頹然自棄與許京兆李翰林等書號控百端使人不忍聞何乃至此邪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宗元所犯與儉人交喪其名節衆嘗以中罪狀最甚是其於俯仰眞有愧怍矣雖欲放懷自遣不失所樂烏可得哉東坡貶外之行直至儋耳優游閒適無復宛宅作爲文章更精深華妙不見窮愁衰憊之氣坡之見識故非宗元比也而其所以樂亦自俯仰無愧怍然嘗謂有慊於心雖勢富貴莫能免其憂無資於心雖遭貧賤禍患不

足易其樂爲悲爲有無當以節義自將公忠報國爲明邪附會僥倖祿仕使俯仰無愧怍焉則無所往而不樂矣

讀江南錄

臨川先生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

爲江南官見其言金陵事頗詳問祐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祐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祐其亡所誅者皆以罪矣何也予甚恠焉若以向紂及隋煬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以知祐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祐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祐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云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祐故匿其忠而汙以亡罪此人情之常也以祐觀之其亡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聊川集　宗庵先生

楊雄雖博學無所不見議論不謬聖人自孟子後少有比者然王莽之亂非特龔勝鮑宣能死凡鄉里自喜者皆知遠害存而

雄乃仕之且爲劇秦美新之文君子惜之馮道雖能勸倫劉若
以寬厚取稱於世然事四姓九君無所諫諍其視與君云國亦
未嘗爲意君子惡之彼臨川王氏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
可之義不當非之夫孔子之仕所謂無不可者將以行道也雄
仕於世更能行道乎若謂雄遭亂而仕全身遠害如詩人所稱
猶有幾焉豈可比孔子然劇秦美新又豈當作邪又曰道在五
代時最佳言避難家能安主存身夫以道事存身豈人臣事主之
義道亦卑之士耶云拉雖謂其能安之者果誰邪王氏號一代
儒宗當以忠義志節厲天下後世而議論若此使人人師其
言又安有守義不屈之身爲國者哉靖康圍城之初朝臣有無
天子而奔走者是年京師復陷虜人欲廢趙氏開孫傅率百僚往
祈哀而從者無二十人至張邦昌即僞位廷中稱賀無慮五百
輩蓋如是則一時公卿士大夫所謂忠義志節蓋可見矣非有
以倡之邪王氏之學其於害名教有如此者今學者猶以爲不

賞發烏岸異哉

讀籍田詔　王寰先生

臣恭覩詔書今春皇帝親耤千畝行三推之禮以為農桑先此盛事也亦時務也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時天下之民歷戰國至秦劉項之後生齒凋盡矣文帝收其餘黎勸之力穡故海内富實幾至刑措今兵革不用流亡來歸吾君務農重穀期於富而教之玄為道之本也臣昔嘗在禮曹又兼職太史而負罪與譴竄謫居窮荒既不得討論盛典以與從事又不得執筆書之於策以傳無窮似亦有留滞周南之歎是命也夫是命也夫

讀紹興詔書　宋庵先生

紹興元年九月天子下詔以父兄遠狩歲月浸深雖禱祀而求不忘於寤寐而祈請之使莫效於精誠引領瞻望心焉如搗恭惟道君皇帝在位日久淵聖皇帝積德東宮四海生靈咸蒙息育自遭夷虜之亂天下寃痛留聞臣傳莫不發憤興嗟涕泗橫

賸鄉人以余粗知忠義靖康初擢進狂言得罪不悔今雖流落
而愛國之心未忘也必有奇謀秘策爲上開陳余耄矣餘生既
以言獲譴方追省往愆杜門自訟豈敢復蹈前轍重貽後悔也
遯藏山林無所干及且感動招諭議則凡知余實有忠義幾何
人哉往往謂之貪冒爵賞或貴直取名豈寧若默默之爲愈邪
雖然私有說焉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弟經曰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切讀詔語曰若於艱危之際冊朕爲先
祀盡以溫清急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栗
以俟降臨識念國家百七十年之涵養豈無忠義感發憤懣
謀之士如漢疾生應四方有爲謀策能邀兩宮當以王爵賞之
播告天下明知朕意自學觀天子念及父兄一至於此孝弟亦
盡矣豈不足以動天地格祖宗感人心邪天地祖宗與夫人心
既已感動兩宮其有不可還哉然漢自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動民以行不以言第恐禱祀之禮雖日修勤以文而已詔令之

下雖曰丁寧以言而已不負其而實不存言形而行不至未見其
可昔者大舜以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其憂至於人悅之
好色富貴皆無以易也況於父兄親族之處必莫曾無毀期與
憂富如何邪天子若曰吾雖以一人之尊君天下之奉崇高富
貴不足為榮聲名施圍不足為樂唯念父兄在遠朝夕憂懷勞
將推誠竭慮取賢用能修政事攘夷狄區區之心不敢以一息
為重而父兄為輕故雖身當矢石躬擐行陣衝犯霜露跋涉險
川苟可以迎還兩宮所不辭也如是而祈天地祖宗非徒有文
而已如是而曉天下人心非徒有言而已將見冥冥之中天地
垂休祖宗降福況於人心同然而易感者乎非特公卿百官將
帥士卒各承上意效死當前雖四方萬里之民智者獻謀勇者
奮命富者輸財貧者出力以致曰若搢冠將屯蟻聚凡有耳目之
不順天命者莫不回心易慮願為國家用矣於是傳檄近塞首
江淮以北至西路兩河關陝天子孝弟感通幽明天人效順皆悟

惻誠服豈有復從逆虜而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乎大成所至
神武赫然如商高宗之伐鬼方如周宣王之征獫狁荆舒如漢
光武之勇於大敵當是時尚有委兩宮親戚不可還邪驅逐竊夷
克復疆土雪積年之恥成中興之功在此舉矣如或捨是而不
為雖歲時禱祀日日下詔皆無益也切見朝廷駐蹕會稽行宜
二年未聞必有措置每至秋冬即放散百官安排册府為逃難
之計略有急報紛然奔走尚復有誰還兩宮哉四五年間避復
冬矣未聞得一忠勇之士不顧萬死往來虜庭以奇功言徼探
知兩宮所在起居動靜者況望其還乎今詔書累無措置忠義之
士如漢侯生欲得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余觀今日事勢雖
使有如樊噲者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有如終軍者願受長纓
羈南越王有如六國辨士儀秦之徒願以縱橫詭詐游說而動
虜人衆必指為狂生妄誕之言朝廷亦未必信也且項羽雖得
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然當是時漢兵日盛項羽糧匱師老自

如不可不深長慮矣無事之策可行不然則豈復能得哉故知今日
之事以執觀之雖有奚生爲所施其巧矣然則爲今之策莫適
天子以身先之而臣民皆不足以動天地格祖宗感人心也然
此事言之爲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苟以君難而不言畏
從諛之臣非所謂恭於君也況孝弟也者出於人性之自然而
主上聰明勇智得於生知若公卿大臣力進此說朝夕進勸必
肯奮然而從殆非疎遠之臣片言可以感悟也切惟國家緣兹
既久祖宗恩德綿遠延疆天地人心於宋厚矣自胡騎蹂踐若
原事猶爲順動東南州軍連歲豐稔雖有盜賊民不肯從懸官征
求悉力應副若能乘此時祖宗恩德未替天地人心未厭躬行
孝弟一舉而圖之恐不可若如或因仍苟且日謀退避一失機
會恐身不能安國不能立至兩宮之還得乎哉且夷狄盜彊爲
能長久金人本以僣叛竊據大邦徼倖屢勝貪得無厭肆
禽獸之虐天亦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待但國家未能向則其

君昔從今方强筆嘗志焉遊之至文章之興則見夷駢於維其喙矣奇可不勉哉余既以狂妄廢斁終不復敢用未信之言上通九重而中心憤懣不能自已因輒以所聞私自記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七

文章爾雅盛於

國朝而得見其全者或宦蜀遊臧傳
於世者詩有選經濟有錄播芳琬琰
皆有集凡前輩丈老鉅工名儒風藻
墨客大抗表發潛之文要醇備未得睹
著述論議所以經緯天人發明乞無遺

要合錄者或守其傳或有傳則散而未匯此書旁搜類聚總括精華會衆作如匯百川氣象渾大誠足補前人闕典記者不特可以識斯文正宗抑見我皇宋文物之盛也已旹慶元丁巳孟春中澣月巖陽書隱齋識